

史鑑節要便讀

一
玉
四
冊

史鑑節要便讀卷四

和州鮑東里古邨編輯

高祖劉成紀人在位九年

西涼武昭王

祖虎仕北周父昞入

初守宏化魏子兒將襲

號武德成紀今肅秦州

李嵩之高

隋封唐公淵襲父封

兒攻晉陽移駐太原討之

唐祖李淵

西涼之後

襲封唐公

晉陽留守

寂守晉陽離宮與淵父子世民交世民謀起義慮淵不從寂密以宮人私侍酒酣以告因賜之淵遂舉事

晉陽令劉文靜見世民異之深相結納時世民年十八知隋必亡會場帝忌淵因勸父起義以避禍淵不得已從之

宮監裴寂

私以女侍

文靜世民

因勸舉義

煬帝罪浮策紂使聲罪致討何患不成惜不知此

寂等請立代王易旗幟以宗突厥淵曰謂掩耳盜鈴耳不得爾

文靜勸與突厥相結乃自為手啟卑詞厚幣以遺之

時代王術留守西京淵克長安後立之

不師湯武

為偷鈴計

卑事突厥

復立恭帝

自為唐王尋稱

相國加九錫

加九錫自王莽始以王策則曹丕後無不然矣

綱目于漢高書即皇帝位於帝與魏以下書法不異

九錫稱王

然後禪位

蹈丕陋習

視漢有愧

起事時帝謂世民曰破家亡
驅由汝家為國亦由汝

化家為國

齊王元吉後稱巢刺王以
子忌素王功遂揚謀害之

元吉構之

太宗名世民高祖第三
在位三十三年號貞觀

太宗受禪

招賢納諫勤政愛民與學講
書慈愛罷責獻收瘡暴骨

二十三載

善政無窮

帝親征高麗大破其兵驛書報太子曰朕為將如此
何如後主馬多死始悔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

遠勞師旅

親伐遼東

承乾謀亂

失教東宮

秦王自起兵常身先士
卒知入善任所向摧破

功在世民

秦攻名盛三人愈不自安
事起嬖以君之帝遂猜疑甚

兄弟成釁

封德彝勸行刑法帝從魏徵
言曰仁義未幾而天下治

施政以仁

房謀杜斷

守難創易

太子承乾喜聲色望泰恃寵驕適太子乃養刺客欲殺之侯
君集等因之反謀洩被廢欲殺因諫而方立晉王治

帝四子長建成太子世民三子霸早卒四子元吉帝常
格立建成為太子以秦王功大特加天策上將位齊王公上

泥古立長

房杜等皆勸秦行周之事乃泰三人淫亂後宮帝報曰明
當鞠問明曰秦王伐兵元武門三人全臨湖殿秦王射殺之

元武門中

房元齡謀事必待杜如晦
決之能謀一善斷也

房謀杜斷

諫有魏徵

十漸不終

微帝荒荒和漸不克終乃上
十漸論帝以其疏刻為屏障

失教東宮

歲斷死刑祇二十九人
民夜不閉戶行不齋糧

初父臣屬推乃同氣病巢刺
毒傳魏叔玉婚斬德多矣

巢聖主如楊氏有寵欲為后
魏徵曰奈何以風贏曹思正

程子嘗論之曰貞觀
之時雕麟之意安在

萬目雖張

三綱不正

自累辰嬴

睢麟難詠

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
四年年號永徽改元十三

太宗不豫謂太子曰長孫無忌褚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及帝初立
二人同心輔政帝亦加尊禮焉無忌文德皇帝兄弟之母舅也

高宗初政

貞觀同風

無忌遂良

輔政協恭

帝為太子時悅太宗才人武氏太宗崩武氏出為
尼王后欲間蕭淑妃之寵納之後宮拜為昭儀

蕭淑妃廢而殺之遂立為后
遂實無忌固爭皆貶削而死

天下大權悉歸中
宮中外謂之二聖

奈何聚麀

武尼入侍

弒后屠忠

二聖同制

廢太子忠為梁王武后子宏為太子宏有美質數忤后后怒之
武王謂后配之其弟雍王賢復以過廢卒被殺立李顯為太子

帝崩風眩能視事或令后決之
皆稱旨由是六擅威福帝為解制

初宗謂無官錫錫更宗
何如無錫不可乃告高宗示其
初宗謂無官錫錫更宗

宏鵠賢廢

屢易其儲

動為所制

懦哉雉奴

名哲更名顯高宗第九子即位
年號嗣聖后廢為廬陵王

廢唐高宗十四年遷居嘉年
復位年一房州今湖北房縣

有萬葉集今武后廢中宗幸在
供養武后廢之年號稱義一

諸子與故太子賢之子皆
幽閉宮中十餘年不出

中宗嗣位

竄居房州

睿宗繼之

亦為所幽

以傳御史傳游藝之請改號稱
皇帝製書尋架得龜麟六聖稱

改國號曰周立武氏
七廟殺唐宗室幾盡

在位三十九年號光武
甲宗復位尊為則天皇帝

懷義得幸以為典馬寺張
易之等以年貌美皆得幸

后乃自帝

改號為周

二十一載

淫穢可羞

欲遂殺歲久靈元禮以舊密
得備與後臣效之這羅繼經

雖置以祿收人心然不職尋
黜明察善斷詩賢亦為用

徐看書師姚魏元
功德崇忠

徐用平恕妻寬厚清慎
姚明敏多才魏忠正有識

雖任酷吏

亦善知人

徐妻姚魏

後皆名臣

武承嗣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嘗陛下幸則配食太廟
立姪則未聞姪附姪子廟也屢言之后悟召帝還以為李

太后訪以佳士仁傑曰張柬之雖
老幸親也后丞相之年公矣

時多屬賢吏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簡仁傑自為國非為私也

仁傑一言

遂定太子

繼薦柬之

滿門桃李

張柬之崔元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舉兵誅張易之張昌宗遷
太后于上陽宮中宗復位改元神龍在位五年五人以功封王

誅張而不去武元或勸除之柬之等曰彼為兄上肉何能為後
嗣焉都尉王同皎坐謀廢唐后死誣五人同謀皆貶州尋被殺

中宗匡復

功賴五王

不除禍本

反受其殃

帝在景州皇后護持之帝嘗言高
朝後家禁所必居幾盡民故景州

安樂公主盛武惠之子景訓嘗
為救掩其父命帝署之帝笑從之

后與三思通嘗共觀陸帝
親為斷壽武氏勢復振

后黨惡肆帝能安樂公主欲
廢朝以尊為皇太后高宗謀毒

艷妻預政

愛女持權

三思淫亂

餅餽含冤

臨淄王名隆基睿宗第三子起兵誅后及其黨

迎睿宗復位立隆基為太子二年禪位

帝妹太平公主與太子共謀殺睿宗太子英武復位之黨為易使術者曰太子當為天子帝曰傳德進以親決矣遂傳位太子

臨淄討亂

睿宗復立

太平構禍

內禪乃息

睿宗太子在位四十四年年號開元改元天寶

太平特勢與宰相崔湜欲謀廢睿帝毒進事洩被誅

姚崇宋璟相繼為相與房杜先後齊名

韓休張九齡皆何遜惜不久任未竟其用時多相四人在賢

元宗受禪

收攬權綱

前相姚宋

繼任韓張

開元中天下戶口富庶戶九百萬口五千二百萬

太宗年號

天寶以後始失政

半皆昌黎劉任元年楊國忠初劉宋學識以貴族見貴

開元富庶

貞觀可方

天寶任政

惟李及楊

初龍武惠廢皇后妃無寵意者武惠壽后楊玉環之妾乃令妃自乞為女官號太真壽冊為貴妃從後晉三姊封大國

胡金祿山犯法當斬懼其殺之天寶諫不納後竟任為元陽河北河東鎮節度使對峙看輕中國心國忠激之遂反漁陽全直隸湖州

新臺興利

溺意玉環

漁陽鼙鼓

遂反祿山

命哥舒翰討之請堅守以挫其銳不許遣中使促之翰慟哭出關戰敗被擒賊遂深入○潼關在令陝西潼關驛

國忠勸幸蜀從之次馬嵬驛將士以禍由國忠殺之復請殺妃不得已乃賜妃死

哥舒被促

戰失潼關

帝乃奔蜀

亂定始還

時承年久關兵皆瓦解帝歎曰
河北二十四郡皆無義三耶

封常清拒賊戰敗東京遂陷
及帝西幸賊復陷京師焉

平原本太守顏真卿從兄常山太守杲卿皆起兵討賊
河北諸郡響應賊驟至常山杲卿被執罵賊斷舌死

河北風靡賊陷兩京

勤王討賊 眞卿杲卿

真靈尋起兵討賊賊敗之賊雖陽守許遠求救巡拒之
遠以巡才出其上願下之各任戰守賊再至靈盡守固京城陷皆死

名享元宗第三子立爲太子隨幸入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
留遂分後軍二千使召李郭併力討賊。靈武今甘肅靈州

睢陽死守 許遠張巡

肅宗受命 靈武徵兵

卽年靈武使靈王靈使秦寶
傳僅位七年年號肅宗三

以子廣平王傲爲天下兵馬
元帥李泌爲長史徵兵固稅

收復兩京迎請上
皇東歸居興慶宮
郭子儀爲副元帥李光弼
代爲朔方節度後皆封王

遽登宸極 返旆而東

不失舊物 郭李之功

祿山僭稱燕帝僅一年爲其子慶緒所弑其將
史思明殺慶緒稱帝僅一年爲其子朝義所弑

紀綱不立
專務姑息

天實厭亂 賊自相戕

外難雖靖 內政多荒

輔國乃宦官粗嫻書
計官至司空封王

性巧慧能得上意雖在軍
中常與博戲後立爲后

建寧王瑒有才略長姊輔國欲
去之三人譖其害害廣平王賜死
必帶幼爲布衣及後謁於
靈武初其信從警衛還衛山

任李輔國 愛張良娣

讒殺賢子 疎棄李泌

帝不豫輔國攝政上事
西內上皇以憂忿成疾崩

帝疾篤后謀誅輔國事
洩輔國逼后下殿杖之

輔國殺聖宗至問帝畏
宗遣盜刺輔國腹臂而去

上皇劫遷

張后逼死

骨肉不保

惛亦甚矣

名微更名豫肅宗長子在位
十七年生號廣德改元二

程元振為大將軍
魚朝恩為軍容使

元振專恣至干輔國得罪
放流帝猶念之移置仁陵

朝恩專橫勢傾朝野又嘗判
監獄後誅肅肅賜錢以葬

代宗嗣之

權歸閹寺

元振纔除

朝恩復繼

元載入居相位納
賄亂政後以罪誅

元載必欲相之必圖辭還謂省
元載不答劉展壓卿執少府所

元載用事至儀功高倖重謂之不臣元儀內不自安請斬
副節節使之職遂留京師開廢既久部曲離散且盡

寵用元載

不容李泌

子儀之功

置之閒地

常聞寇深憂護州吐蕃至長安唐武王承玄為帝詔子儀禦
之請兵元載過之獲得二十騎而行諸將聞其多應之慮驚遁

僕固懷恩戰功無死事者家四十六人交援絕域為人稱憤恨甚
上書自訟所列之罪皆其功也微之不至遂反屢引回紇吐蕃入寇

吐蕃內侵

令公始用

遂使懷恩

六罪自訟

平盧將李懷至發節度使侯希逸即以懷至智勇賜名馬幽州李
懷仙為朱希彩所殺亦然希彩被殺朱希自稱留後詔以此為節度使

自後藩鎮日強根據盤結離奉朝廷而不用其法令爵賞
刑殺租賦甲兵諸大政皆自專之迄于宋初其弊始盡除

殺藩鎮者

即為藩鎮

自此相沿

不復能振

名適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年號建中改元二

有制學強藩之志初相崔祐甫四方望治未幾崔卒

事姑息任宦官好聚斂帝之三大弊也

惡直喜讒
好佞悅欺

德宗圖治

削平有志

志大才小

性復多忌

杞面色如藍有口辨

帝自言杞在相

歷宋世之亂乃主皇帝當

張延賞諂最帝信之晟

性陰狡人稱藍面鬼

位久不知其奸

天至李晟以為社稷非為廢也

泣至目腫不能自明

奸如盧杞

而不知之

忠如李晟

而乃疑之

裴延齡為詭譎帝亦智識以

欲相延齡以陽城吳興而止

勢在翰林即多諛論帝于小

以延齡諂為忠州則駕

其奸詭大甚聞外事故親厚之

齡尋卒中外相慶帝猶悼惜之

大之事必與謀之後用為相

卒于貶所後追諡宣公

讒如延齡

而欲顯之

賢如陸贄

而乃貶之

唐初賦斂之法固有租身有庸

楊炎作兩稅唐人之稅秋夏兩徵

是兩稅開上稅錢三千中稅千

商稅增什一田稅增

有調元宗之末其法漸壞

之以現居為藉以貧富為差

下稅兩兩錢兩萬者其稅供中

什二鹽每斗增百錢

廢租庸調

用炎兩稅

間架商錢

民財益匱

淮西李希烈反發兵拒之姚

令言將兵至以無賜遂叛

帝怒未幾希烈死其子李元平懷

懷蔡許盧杞四人朝懷蔡亦反

外寇未平

內亂復起

奉天避朱

梁州避李

外寇未平

內亂復起

奉天避朱

梁州避李

興元元年陸贄勸帝
下詔悔過引咎從之

詔下雖驕將悞卒
之莫不感激涕

此與帝烈嘗為其所殺
敗李晟復京城為還當

貞元九年初執茶又從裴延齡
之請值公負耗廣未練等庫

罪己一詔

反側革心

奈何反正

益肆苛征

置瓊林大盈二庫於行宮
廊下以貯諸貢獻之物

宮中市外物以宜
者主之海奪人物

肅宗嘗謂國公圭適蕭升其女為太子妃或害圭淫亂且獻廢廟當
切實太子且登舒王誼以告李泌泌曰太子豈有異謀切諫乃止

瓊林私貯

宮市橫行

非賴李泌

儲位已傾

名諱德宗長子在
位八月年號元貞

侍從多
人藝士

德宗時權歸宰相不敢言帝
在青宮每從容論議時有從者

順宗居儲

留心藝術

每多敷奏

民陰受福

罷進奉宮市五方小兒
貶李實召陸贄陽城

以風疾失意官宣李忠言昭容
牛氏侍帷中百官奏事代可之

王叔文以棋王伾以書得幸
人相依附招權納賄其門如市

即位以來

實多善政

不幸嬰疾

黨人遂橫

帝疾久不愈中外危懼西川節度使韋皋表請太子監國割南
蠻均河東廢綏繼之太子七月監國八月傳位明年正月帝崩

韋皋贈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位者而叔文獨有憂色
任尋卒叔文賜死其黨韋執誼等皆貶于外號八司馬

甫及八月

傳位冢嗣

社稷以安

允稱賢智

名純順宗長子在位十五年

與宰相論治延英殿至日肝不知體恤

討西川叛帥劉闢鎮海李鈞淮蔡吳元濟潘青李師道成德王承宗夏綏楊惠琳等皆平之

憲宗明斷

發憤為雄

志平僭亂

所向有功

同平章事裴度知無不言裴瑒局峻整人不致干以私李藩制數不可者輒批還李絳鑒直敢言李吉甫為能得人

自代宗以來垂六十年河南北三十餘州藩鎮跋扈者至是悉還約束

二裴三李

各任其材

中興之號

亦盛矣哉

修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裴瑒臣上尊號受四方貢獻諫臣韓愈于潮州裴璘于江陵

以裴承璘為勳策中尉賜六軍辟使印得繩糾軍政遣中使至鳳翔迎佛骨命力士柳泌刺台州合金丹

寢以驕侈

晚節不終

宦官是信

異端是崇

劉晏皇甫鎛監鐵使韓愈進諫餘有龍文以賂承璘稱制下朝野駭裴度讓不納韓愈自和為眾論所與益為巧諂以昌圖

帝服丹珠越左右獲罪多死十五年正月晏明宇中和殿時人皆言內侍陳玄志弒逆其黨薛之外人莫能明也

喜進羨餘

逐相異鑄

金丹暴崩

宏志肆惡

名恆憲宗第三子在位四年年號長慶

裴璘謀立蕭瑄為相裴璘與王守澄共立帝殺承璘及璘

甫過公除即事游政聲色幸華清宮畋下驪山又幸興慶宮命殺絹二百匹以施山僧

穆宗之立

實由宦官

殫情聲色

樂於游盤

幽州成德相州魏博皆投歸節
度劉更朝廷不能討河朔矣

李愬素孝氏是入相出
李德裕于外久不還相幾瘵

帝復餌丹致疾崩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不許
曰母懷我家法取制書燬之后即汾陽王孫曜之女

河朔再失

牛李分明

仍蹈覆轍

服丹而崩

名湛穆宗長子在
位四年年號寶歷

誣諂益耳不為
播動待度益厚

李紳為李逢吉所排帝初欲殺之後察其誣諂將為王播
所輕絳引故事上言帝為直之辜處厚諫游宴賜以銀錦

敬宗沖年

能知裴度

二李一韋

亦加善遇

欲幸東都以
裴度諫阻幸

德裕獻六威青燕正服龍獻
四德壽壽於微帝嘉納之

遷吉所親厚者八人張又新李仲言李宿之李虞劉德裕張權輿
程員範又所麗者十六人皆在要劇勢甚橫時人自為關十六子

東都止幸

丹戾受箴

入關雖橫

猶多正人

好游幸嘗以轉運數月
之費造競渡船二十艘

善擊球好手搏又
好深夜自捕狐狸

性褻急宦官小過輒遭捶夜獵回與宦官軍將擊毬
飲酒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弑帝室丙

奈喜巡游

夜獵踢踣

狎昵羣小

禍深滅燭

劉克明矯遺詔立憲
宗第四子絳王福

王守澄迎立穆宗太子王
璽誅賊無惜為亂兵斬殺

甫立絳王

復行弑逆

兩日之間

其君三易

名德更爲鼎鍊王守澄等在位十四年年號太和政元

在海時即喜讀貞觀政要後嘗自言恥爲凡主

帝得風疾飲藥注藥有驗遽寵任之李訓復因清得進帝聖實官勢盛後除其患乃與訓注等謀悉誅之

文宗懲姦

恥爲凡主

欲倚訓注

以消積蠱

金吾韓約舉驍事後權樹士夜降其府使宦官仇玄真等往視訓曰其大俄風警舉起兵頃玄真等遂皆變因劫帝討訓等

帝悲忿不勝後謂學士呂蒙受制家奴周昶漢獻不如也

詔宰相舒元興王涯等謀反親屬皆死孩稚無遺

甘露之變

禍生頃刻

天子含悲

公卿濺血

數之閭生殺除拜決于中尉帝不預知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唐時宰相曰南衙中尉曰北司

太子承平立敬宗子成美帝疾甚主良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廢成美仍爲陳王卒殺之楊弘立賴王遷爲太弟

宰相行文

北司是決

廢立專之

闢禍益烈

編黃名程宗室至五年

昭義節度劉從諱卒子爲留後討平之河北鎮皆服

聖壽院多至數萬區髮僧尼二十餘萬人而親受法錄于道士趙歸真封爲道門教授先生又築望仙觀于禁中

武宗得相

藩鎮幾清

闢佛信道

其德未純

帝服丹自覺有疾道士猶以爲換骨

帝旬日不能言而崩在位八年

眾宦者以太子幼遂議立長君

餌丹致疾

喑啞而崩

宦官策立

皇太叔忱

名忱憲宗第十子明察沉斷在位十三年年號大中

書員觀政要干屏常正色讀之

吐蕃以毛州三關來歸張義潮以非沙等州降其寶義順

成憲宗之志

宣宗沉斷

政要書屏

河湟收復

先志克成

毒鄭氏乃太后有宿怨常待太后薄太后欲自殞一名崩

李景徽義宗乃景宗之次子乃兄子不賞拜讓由四子來

時稱小太宗

張休嘗請遷葬自若然朕為聞人矣及崩命葬王庶

郭后暴崩

四主出廟

虛譽雖隆

實行無道

名溫更名淮宣宗長子准在十四年年號咸通

干禁中設講席自唱經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

韋保衡路巖為相爭通賂遺勢動天下

時人目其為牛頭阿傍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懿宗嗜佛

設經自唱

韋路貪恣

牛頭阿傍

受女同昌公主適韋保衡尋卒殺監官二十餘人

嫁時傾宮中珍玩莫之及非珠玉錦繡燭煥三十餘里

欲迎佛生

有至京或曰憲宗迎之尋寢駕帝曰見之死亦無恨卒迎之不數日果崩

溺愛同昌

傾貲嫁葬

佛以骨再迎

死應無憾

名儼更名儼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年號乾符元西

謂僕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第須為狀元

各教初為小馬坊便有龍潭為中尉委以政事時為同父

侯昌業孟昭國常濟等皆以諫死

僖宗自號

擊毬狀元

宦官擅寵

忠諫含冤

巢窟人作亂僭稱帝○完
句即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

河東節度使李嗣安分
使等攻之重榮

妻女
起兵犯關

繼長安走與元鄭敗傳檄討之至克用復長帝遣及重榮
被攻告急于克用遂同過京師救重與之舍帝再出奔久而後還

黃巢縱兵

重榮

構禍

遂使興元

乘輿再播

朱溫被逼于黃巢陷收之至汴溫盡之克用使
之幾不免走還請討于朝後復殺帝惟利

溫忽伏兵攻
解之自此相攻不已

朱李相圖

直而不問

悍帥益驕

功臣愈憤

名

夏名煜懿宗第七子在

位十六年號龍紀改元六

帝薛宋道弼等官官懼劉季述等幽帝于少陽院神策使孫德昭討亂帝復位舉宰相崔元
謀謀亂事洩急令金忠以兵迎駕金忠乃發大梁金忠溫之賜名也時封東平王駐汴

昭宗嗣立

欲誅羣閹

崔允無謀

乃召朱溫

樞密使韓全誨

訓得左謀與岐王李茂貞約逼帝幸

全忠圖鳳翔茂貞屢敗帝收斬全誨等幸全忠營全忠

鳳翔茂貞出

也尤素仇茂貞乃詣河中泣訴于金忠

自執帝璽且泣且行見者謂其忠未幾殺允逼帝東還

全誨知之

逼幸鳳翔

溫來奪之

脅遷洛陽

至帝亦帝謂侍臣曰語云乾于山頭原殺雀何不飛去生處

族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乾于山在今山西大同縣東

全忠以帝有英氣恐生變使宜徽院使蔣元暉
謀弒時帝方醉卧椒殿遽起繞柱走遂遇弒

乾于凍雀

其語何悲

椒殿繞柱

不能奮飛

名祀夏名祝昭宗第九子在
位三年仍用昭宗天祐年號

德泰眉眉號秀年齒已共十
忠聖之矯詔立帝時年十三

全忠時鎮大
梁封梁王

何一
后

哀帝之嗣

溫圖立幼

溫時歸梁

政權母后

柳璨與時元暉張延範為全忠謀禪代事
太后使宮人達意乞傳禪之後母子生全

王殷趙殷衡誣后與元暉亂全忠弑后于積善堂並殺璨等
璨臨刑目眦曰負國賊死晚矣尋廢帝為濟陰王復弑之

傳禪之際

但乞生全

溫卒弑之

罪通於天

起高祖武
德元年

終哀帝天
祐三年

唐之帝系

凡二十傳

共為二百

七十九年

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凡分三等更番宿衛天下十道為府六百三
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二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其下設營有差

府兵之制

古法猶存

農於無事

有事則兵

元宗時其法浸壞宰相張說遂建議以
壯士充宿衛兵民始分為二號為曠騎

天寶後法又稍變士夫將循兵無可交李林甫遂停魚書
自是徒有兵額官吏六軍宿衛皆市人而藩鎮之兵日盛

後開元間

改為曠騎

招募市人

藩鎮乃肆

武夫悍將據險要奪方面土地人民用兵財賦皆私有之

安祿山本營州雜胡名阿祿山從母改適冒安姓史思明與同里開本名寧千幽州節度張守珪奏為果毅元宗與語憤之賜今名後從祿山反祿山死守珪之久而後威遠鎮自此割據者多矣

藩鎮之強

自安史後

迄於唐亡

地非國有

即今山東書州即今直隸真定府時統十二州府時統六州

即今直隸河間即今直隸大名府時統四州府時統七州

即今河南洛陽即今山西潞安府時統三州府時統五州

即今河南歸德即今直隸順天府時統四州府時統九州

平盧成德

橫海天雄

彰義昭義

宣武盧龍

天雄軍凡更六姓成德三姓盧龍十五姓平盧三姓橫海二姓宣武二姓彰義三姓昭義二姓或逐或殺

代德宗

此入鎮者

叛以襲叛

代德之間

尤為紛亂

以上唐附入藩鎮

梁益秦蜀雲貴廣六處皆置公室諸國是時梁益兩州縣

性凶悍亡入賊中為巢部將攻河中後據同州

見巢勢盛乃降

初為河中招討使後為節度使封王

梁始朱溫

黃巢餘孽

力屈降唐

濫受旌節